

紅學叢叢譚

胡文彬 周雷著



2 037 6547 0

紅學叢譚

胡文彬 周雷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红学丛谭

胡文彬 周雷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40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书号：10088·776 定价：1.55元



作者近影：胡文彬（左）周雷（右）

序

李希凡

胡文彬、周雷二同志的《红学丛谭》，已交付山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和读者见面了，嘱我写一篇序言。我想他们的意思，无非是因为我们很相熟，或者夸大一点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曾经是他们写作《丛谭》的见证人，要我来做一点绍介的工作。我自己也认为，在他们这本处女作出版的时候有责任讲几句话。

胡文彬、周雷二同志，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确乎不长，收辑在这本《丛谭》中的论文《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曹雪芹》，最早是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上。他们两位又并非学习文学的，而是毕业于原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他们目前的工作岗位，也是一位在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社工作，另一位则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从事北京史和地方史

志的研究。他们自谦说：“《红楼梦》是业余爱好”，而这个“业余爱好”，却占去了他们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

“丛谭”也者，作者用意恐怕是要说明其“杂”，而从读者的角度，又可看出其涉猎范围之广。《丛谭》辑有大小文章三十余篇。

前面谈及的论文，可以说是全面概括了他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思想意义的认识和评价。《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政治倾向》，《谈程高本对〈红楼梦〉的篡改及其目的》，虽然是批判了程高本后四十回及其对前八十回的“篡改”，而实际上也是从比照的意义上，更进一步论述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

其他也有几篇是论述《红楼梦》产生的历史背景，红学研究中的发展情况和问题，曹雪芹身世资料真伪的论辩。但占据《丛谭》中心篇幅的，是《红楼梦》版本问题的探讨。我以为，作者提出曹雪芹原作手抄本的正名和重新命名的问题，是采取了严肃的科学态度的。《论程丙本》一文，更以确凿的论证，批驳了一些“海外奇谈”。

当然，在红学研究中，有不少问题在看法上很难取得一致，而这也只能依靠百家争鸣的方法展开讨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

《丛谭》还有两组文章，是介绍性的文字。一组是概述《红楼梦》在日本和西方的流传和研究，

以及红学图书在国内的出版情况；另一组则是作者近年来为《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集刊》写的专栏短文《红学书窗》。这样大量阅读红学领域的新作，而又适应刊物需要，只能写些近于补白的短文，也许在别人是不愿为或不屑为的，但他们却为之付出了有限的业余时间，表现了对红学研究的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也使我想到了他们最近编选的几部红学论著。

粉碎“四人帮”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打破禁区，红学研究的确有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正在走向世界。尽管我们的曹雪芹，身世凄惨，书剑飘零，一生只写了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是个缺憾，但就这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从思想艺术成就来看，进入世界文学之林，也是光辉灿烂的。托尔斯泰也好，巴尔扎克也好，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当然都是非常辉煌的，成为他们各自祖国的民族文化的骄傲。《人间喜剧》几十部，曹雪芹没有写过这样多，但是，如果从中拿出一部来，或者是拿《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来比较，在艺术成就上，《红楼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无须妄自菲薄，更用不着谦逊。

不少情况和资料都在说明，《红楼梦》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和读者的注目。有的译再译，有的由节译本到全译本，或许它早已为不少的外国读者所熟悉，只是不为我们所知而已。何况还有台湾、港澳以及外籍华裔的学者，本来就有人多年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并出

版过不少著述。他们对《红楼梦》的看法，很可能和我们大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然而，加强相互了解，促进学术交流，对推动红学研究，总是必要的，有益的。

在这一方面，应当说，胡文彬、周雷二同志，在近年来，是做出了独有的贡献的。他们在工作之余，不惮烦劳地广泛搜集资料，涉猎台港和国外报刊及红学论著，除《丛谭》的有关介绍文章外，他们还编选了《海外红学论集》、《外国红学论文选》、《台湾红学论文选》、《香港红学论文选》。我相信，这些“选本”的陆续出版，将开扩我国红学界的眼界，有益于我们的研究工作。

文学，虽然多数是“个体劳动”的事业，但是，志同道合者的相互切磋，真诚合作，也自会产生积极的成果。《丛谭》作者的主要文章，是用“文雷”的笔名发表的。在这除旧布新的一九八二年元旦，我祝愿他们今后的有效合作，在红学园地里绽开出更艳丽的花朵。

一九八二年元旦之夜

目 录

序 - - - - -	李希凡	I
《红楼梦》研究三十年 - - - - -		1
茅盾与红学 - - - - -		13
略论《红楼梦》的政治背景 - - - - -		21
——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斗争与曹雪芹		
创作《红楼梦》的关系		
猛烈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家——曹雪芹 - - - - -		37
论秦可卿之死及其在《红楼梦》中的典型意义 - - - - -		65
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政治倾向 - - - - -		77
谈程高本《红楼梦》的篡改及其目的 - - - - -		93
《红楼梦》版本浅谈 - - - - -		109
关于《红楼梦》抄本中的几个问题 - - - - -		121
读新发现的脂怡本《石头记》残卷 - - - - -		143

论程丙本	157
关于三六桥藏本《石头记》的若干资料	195
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	207
驳“曹雪芹故居之发现”说	229
——香山清代题壁诗文墨迹考析	
附录：应当重视香山正白旗清代题壁诗的发现	245
程伟元与《红楼梦》	255
《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和研究述略	277
《红楼梦》在西方的流传和研究概述	285
红学图书出版概述（一九七九年）	301
红学书窗（二十篇）	311
《考稗小记——曹雪芹红楼梦琐记》（吴恩裕著）	311
《曹雪芹佚著浅探》（吴恩裕著）	312
《红楼梦探源外编》（吴世昌著）	313
《红楼佛影》（张毕来著）	314
《曹雪芹家世新考》（冯其庸著）	315
《红楼梦诗词译释》（江西大学中文系编著）	316
《红楼梦诗词联语评注》（于舟 牛武著）	317
《〈新译红楼梦〉回批》（哈斯宝著 亦邻真译）	318
《红楼梦研究论丛》（《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	319
高鹗档案史料的新发现	320
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端木蕻良著）	321
《石头记人物画》（刘旦宅绘画 周汝昌题诗）	322

台湾出版胡适论红手稿	323
戚序有正本《红楼梦》流传始末新证	324
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	325
《红楼梦俗话初探》述略	327
《红楼梦诗辑校》和《红楼梦诗话》	328
《抖擞》杂志载文评介《漫说红楼》	330
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报告集（周策纵主编）	332
《红楼梦研究书目初稿》、《红楼梦研究书目·续编初稿》（那宗训编著）	332
后记	335

《红楼梦》研究三十年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围绕着它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曾经经历过“旧红学”和“新红学”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九四九年建国后，《红楼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的三十年，是红学史上发生根本变化，取得空前繁荣的三十年，同时也是有着痛苦教训的三十年。本文拟就三十年来红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作些回顾，并对这项研究工作提几点建议。

—

大家知道，自清乾隆朝至五四运动之前的《红楼梦》研究，称“旧红学”。在这一百多年间，是以“索隐派”和“评点派”为主要代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把《红楼梦》中的故事情节说成是隐喻历史上某一件真事，把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武断为影射历史上某一个真人。他们不是从美学角度对作品本身进行思想、艺术分析，而是用“索隐”和“评点”的办法

把《红楼梦》中的某些故事同历史上的某些政治斗争作简单化、庸俗化的比附，甚至用猜字谜的方法来进行类比。这种以主观臆测代替文学批评和牵强附会的繁琐考证的结果，严重地歪曲了《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从五四运动以后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红楼梦》研究，是为“新红学”时期。“新红学”的出现，是红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转折，它比起“旧红学”前进了一大步。在这个历史阶段，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强调研究《红楼梦》必须认真考证其作者是谁，作者的生活年代，家世情况和《红楼梦》一书的版本流传，脂批价值等问题。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因人废言。但是，由于“新红学派”以资产阶级唯心论为指导思想，并用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其结果是把《红楼梦》考证为曹雪芹的“自叙传”，抹杀了这部杰作对封建制度的猛烈冲击，否认了它闪耀着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新思想的曙光。因此，无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尽管在某些个别的具体的问题上的见解，闪现出真理的火花，但是，总的说来成就很小，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是他们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的《红楼梦》研究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楼梦》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十年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通过学习，力图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观点、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愈来愈明显。

(一)许多研究者对明清之际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加强了研究。如，一九五五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¹ 和邓拓同志的《论红楼梦的

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² 两篇重要论文，集中地反映了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研究新成果，为当时和后来的对《红楼梦》时代背景、思想意义的探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实根据。其次，很多研究者注意了康、雍、乾三朝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和思想领域的争论对曹雪芹创作思想的深刻影响³。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三个方面全面考察《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内容，加深了读者对《红楼梦》一书的思想艺术价值的认识。再次，在人物论方面，研究者特别注意了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主要人物的阶级倾向的分析，肯定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性格。这些崭新的思想认识，尽管还有某些不足之处，但它代表了一种正确的前进的方向。

(二)《红楼梦》版本和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文物资料有了突破性的新发现。大家知道，曹雪芹生前和死后的数十年间，《红楼梦》一书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至亲好友中传阅评点，继而是“好事者”争相传抄，在庙市中高价出售，虽然每部高达“数十金”，还是“不胫而走”。但是，这些带有脂砚斋等人批语的早期抄本，经过二百多年，风流云散，流传到今天的有如吉光片羽，早已成了珍贵的文物。建国后，在国家文物、图书部门和《红楼梦》爱好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千辛万苦的访求，终于发现了一批新的早期脂评抄本和带有后人批语的摆字本《红楼梦》。据有关《红楼梦》版本文章的介绍⁴，三十年来新发现的重要脂评抄本是：(1)一九五三年在山西发现的甲辰菊月梦觉主人序《红楼梦》，八十回，全，简称甲辰本，又称脂晋本，现藏北京图书馆。(2)一九五九年春发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一百二十回，简称全抄本，又称脂稿本。(3)一九六〇——六一年间

在北京发现的清蒙古王府抄本《石头记》，一百二十回，简称王府本，又称脂府本。（4）一九七三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发现的己卯本残卷，存三个整回又两个半回。（5）一九七五年在上海书店发现的戚蓼生序《红楼梦》底本，存一至四十回，简称沪本，又称脂沪本。此外，南京图书馆藏戚蓼生序抄本《红楼梦》、北京图书馆藏舒元炜序《红楼梦》、原郑振铎藏残抄本《红楼梦》（存二十三、二十四两回），以及在南京出现的夕葵书屋藏抄本《石头记》独有的一百五十条批语等，都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重要发现。带有批语的摆字本《红楼梦》新发现的有下列几种：浙江省图书馆和苏州市图书馆藏徐传经批本、杭州市图书馆藏桐花凤阁主人批本、南京博物院藏黄小田批本，以及内蒙古大学等单位所藏哈斯宝批本《新译红楼梦》等。这些摆字本中的批语多是嘉道间人批的，其批语价值较高，对《红楼梦》研究工作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三十年来，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物资料也不少，其中有些新发现引起了国内外《红楼梦》研究者的极大重视。如，一九七三年春吴恩裕同志在《文物》杂志上首次发表的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残篇⁶，是二百多年来《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一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重大发现。尽管当前在研究者中间尚存在着争议⁶，一时还难于达到统一的认识，但是作为研究资料，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材料（包括故宫档案材料）较多，对曹雪芹家世的探讨提供了新证据。程伟元、高鹗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补者，也是《红楼梦》全书的搜集、整理、刊布者。他们是红学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着重研究曹雪芹是对的，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对程高生平思想、文学才艺进行研究。

一九六五年，研究者发现了高鹗的诗集《月小山房遗稿》，对研究高鹗生平思想提供了直接的重要的资料。一九七五年，我们发现的程伟元佚著和有关生平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程伟元并非是一介书商，纠正了过去某些研究者的错误论断，填补了《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段空白⁷。这些新发现，无疑为《红楼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对推进这项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三)《红楼梦》研究队伍得到不断扩大，研究工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前，不管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都是人数很少，成果甚微。解放后的三十年间，逐渐形成了一支专业和业余研究相结合的老中青《红楼梦》研究队伍。今天，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到处都有认真研究《红楼梦》的人。粉碎“四人帮”以来，《红楼梦》研究者经过努力，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而且先后诞生了两个专门研究刊物——《红楼梦学刊》和《红楼梦研究集刊》，为加强学术交流创造了新的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者对《红楼梦》一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十月起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底止，全国各地出版的主要报纸、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学术论文、史实考订、资料选辑、读红随笔、诗词笺注、讨论综述、专著评介等，共约一千五百多篇，公开出版的各种研究专著五十多种，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和参考资料、工具书二百余种，翻译出版的英文版《红楼梦》一种，朝鲜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文字版《红楼梦》三种。在专著中，《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书录》、《红楼梦卷》等书，早

已成为《红楼梦》研究工作中必备的资料书和工具书。随着《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实际需要，一九六三年在首都举行了大型座谈会和“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展出有关曹雪芹与《红楼梦》文物、图片资料上千件，受到了国内外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热烈欢迎。此外，在《红楼梦》有关资料整理和出版方面，三十年来也有显著的发展。

事实说明，上述著述的相继问世，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间《红楼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标志着红学发展的空前繁荣。这些成就，是广大《红楼梦》研究者经过辛勤劳动所取得的，它凝结着每一个真正的研究者的心血，是红学史上的新篇章！

二

建国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工作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和不足。如果说成绩可以给我们继续前进以鼓舞的力量的话，那么，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缺点和不足，会使我们前进的方向更明确，取得的成就会更快更大。

首先，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工作中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影响了《红楼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在五十年代初期，新旧红学派的陈腐观点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曾经影响了一些研究者。这在当时的某些公开出版的专著和报刊文章中是有较为明显的反映的。对此，红学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展开讨论，进行适当的批评，肃清新旧红学的流毒和影响，提高人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把《红楼梦》研究工作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但是，